

含谜小说故事选

文

含谜小说故事选

HANMI XIAOSHUO GUSHI XUAN

本社编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含谜小说故事选

本社编

责任编辑：文易石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字数：105,000 印张：6.5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R 10280·167 定价：0.97 元

写在前面的话

同学们爱动脑筋，对自然界种种现象，生活中种种问题，都爱追个水落石出。

同学们也爱读优秀的文学作品，生动的文学形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总能给人以精神的愉悦。

那么，能不能在接受美的熏陶的同时，也对一些社会、自然问题进行一些有趣而有益的思考呢？那样，一定是很有意思的。这本书，就是作家们为大家创作的这样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其中也有同学们自己的创作，如《大牯牛的门牙哪儿去了》，就是一位十二岁的女同学写的）。

打开书，同学们不仅可以读到小熊贝贝的曲折遭遇，紧张激烈的森林枪战，诸葛亮在粗心岛的一段奇遇……通过思索，还可获得平时在生活、学习中一些难以处理、难以回答的问题的答案，获得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有趣的知识。

闲话少说，请同学们自己阅读吧！

编 者

1986年8月

目 录

古 堡.....	曹文轩(1)
贝 贝.....	梁 泊(10)
爱打“小报告”的中队长.....	刘厚明(32)
阿珍和猫咪.....	陈 模 雪 芳(39)
“捣蛋小队”的小队长.....	宗介华(48)
粗心岛.....	朱力士(65)
奇怪的士兵.....	黄修己(73)
进 城.....	崔亚斌(87)
懊 悔.....	卓列兵(98)
好妈妈.....	胡可一(107)
小丽丽与花钟.....	谭元亨(119)

四重门之谜.....	王蒲安(128)
老鼠咬老鼠的故事.....	孙再华(134)
涂错了颜色的画.....	陆若冰(144)
大牯牛的门牙哪儿去了.....	秋 莹(148)
小“算命先生”.....	汝荣兴(155)
“101号”翻译.....	黄显宇(163)
答案.....	(189)

古堡

曹文轩

这山拔地而起，直插云空，看上去，简直没有一点坡度，象天公盛怒之下，挥动一把巨斧往下猛劈而成，巍然，险峻，甚至望着就叫人感到恐惧。

然而，对于孩子们，不，对这山下的全部居民，它却有一种强烈的诱惑力量——据老人们说，就在这云雾漫漫的山巅，有一座古堡。它在这个世界上已不知存在多少年了，是古代战争时垒就，用以瞭望和阻击山那边入侵的敌人的。

但谁也没有见过这座古堡。

此时，这座大山的孩子——山儿和森仔，却正朝山巅攀去。他们还在七岁那年，就瞒着大人往这迷人的山巅爬过，可是失败了——只爬了十三分之一，就灰溜溜地滚了回来，叫山下的全体居民使劲嘲笑了一顿。于是，他们年复一年地仰脸望着这在云雾里变得似有似无的山巅，攥紧拳头，在心里发狠：大山呀，你等着！

现在他们十四岁，长高了，壮实了，有力了，于是，他们想起了七岁那年的失败，又开始往山巅攀登——他们坚决要成为今天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古堡的人！

现在，他们是出发后第五次坐下来歇脚。他们探头看了一下山下，只见村里的房屋小得象火柴盒，村前那条小河，象一条闪光的带子，马和牛成了一个个黑点。可是抬头看，山巅依然还很遥远，它一会儿从云雾里显现出来，一会儿又被云雾所笼罩。他们一个倚着峭壁，一个侧卧在石头上，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愿让伙伴看出自己内心的动摇，互相把目光避开。

一只山雕在山腰间盘旋，黑色的翅膀象古铜似地在阳光下闪着光亮。它似乎对这两个孩子的行动感到惊奇，在他们头顶上飞来飞去。

山儿忽然对自己生起气来，转而抓了一块石头，站起来，朝空中砸去：“滚！”

大雕展开翅膀，闪电一样斜滑开了。

“走吧！”山儿对软瘫在石头上的森仔说。

森仔看了一眼山儿，依旧卧在石头上。

山儿也坐下了，用手抱着尖尖的下巴，一对山里孩子才有的黑眼睛望着白云飞涨的天空。

回去吗？不行！他们是当着全村孩子的面宣布上山看古堡的，当时说得很肯定，充满信心，就象打仗的将

军宣布自己远征那样豪迈、庄严。孩子们为他们“哗哗”鼓了掌。才爬了这么一点就退回去，村里的人会怎么嘲笑呢？他们会被全体伙伴们瞧不起。那眯起一只眼睛蔑视地打量他们的面孔，那捧着肚子笑得在地上滚成一团的样子，那不屑一顾、将他们冷落在一边的神态……这一切，他们还想象不出吗？现在他们不是七岁，而是十四岁！十四岁的孩子很知道自尊和名誉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手拉着手，朝山巅攀去。

山没有路，十分陡峭，他们几乎是象猫爬柱子一样把身体贴在石壁上。他们不能朝下看，一看简直觉得这山是直溜溜地矗立着的，脚一滑就会直坠下去。也不能朝上看，云在飞，在旋转，他们会产生错觉：这山在大幅度地摇晃着。他们只能看着眼前，一脚一脚地往上登。

大雕又飞回来了，一直跟着这两个小小“冒险家”。有时，他们脚下突然一滑，它就会一斜翅膀猛地飞过来，象是要用它那对强劲的翅膀托住下坠的他们，见他们安然，就又一拉翅膀飘飞去。

这是夏天的太阳，象一枚熊熊燃烧的火球，炙在人身上，叫人感到热烘烘的。山儿和森仔完全暴露在阳光下。他们早因为出汗把褂子脱掉刹在裤带上，光光的、黑黑的脊梁上，汗水象一条条小河在流淌着。他们希望

看到一棵树，一片灌木丛，可是让他们看见的尽是被阳光烤得灼人的石头。他们口渴得厉害，可是背着的水壶里，已剩很少一点水在晃荡，发出单调的水响。他们一边爬一边用舌头舔着干燥的嘴唇。

当森仔再一次摔倒，脑勺碰在硬石上后，他开始埋怨山儿：“就是你，说要去看古堡的！”他一屁股坐下，喘着气。

山儿也喘着气。他看了森仔一阵，也一屁股坐下：

“你也说了！”

森仔坐着，汗还是不停地流，滴在石头上，很快被吮干了。他抹了一把汗，可是它马上又讨厌地流了出来。他忽然恨恨地抱起水壶，一仰脖子就喝，咕噜咕噜，来不及咽下，水从嘴角溢出，流到脖子里。喝尽了，他跳起来，朝太阳咬咬牙，把空水壶扔在山儿脚下！然后，抢在山儿头里朝山巅爬去。

山儿歉疚地看着森仔，站起来，跟着他。是的，是他首先提出去看古堡的。不是他，森仔这会儿也许正和伙伴们在山脚下的那条凉快的小溪里惬意地游水或抓鱼。他忽然觉得欠了森仔点什么似的，并且对自己的行动有点懊悔。

他们与大山一起沉默着。

到中午时，山儿水壶里的水也喝尽了。而这时的太

阳才是真正的太阳，它发着威风，朝两个孩子垂直地喷吐着烈焰，象要烘干他们。他们处在光溜溜的石头上，没有任何可以躲闪的地方，水份从这两个尚未成熟的躯体里迅速地挥发、消耗。饥渴！饥渴！饥渴！他们张着嘴巴，象是暑天里瘪着肚皮喘气的小狗。有时，他们眼里溅着火星，有时则一阵发黑。如果现在有一场雨，他们会仰起脸，伸开双臂，张嘴冲着天空，让雨水灌饱。如果现在眼前有一条小河，他们会不管水流多么湍急，不顾一切地扑到水中。他们的神变得焦灼，带着野性。两个孩子之间的对立情绪随着这饥渴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坏脾气的森仔，动不动就瞪山儿一眼，象要等个机会跟他狠打一架似的！

爬着，爬着……

他们忽然停住了，屏住呼吸，象两只小动物在谛听什么。

“水声！”他们异口同声叫起来。

一切怨恨顿时因为这咚咚的流水声而消失了，他们手拉着手，循着水声，不要命地、象两只饿狼朝前跑去——情况却使他们大失所望：是有一条泉流，可是，它在两道峭壁之间极为狭窄的缝隙里流动着，望得见，却绝对够不着！

那水声在深深的峭壁间，挑逗似地向他们欢响着。

他们爬在峭壁上，伸着脑袋，贪婪地望着这股清冽的泉水在哗哗地流动，眼珠儿都快跳了出来。而他们背上，太阳却更厉害地暴晒着。他们喘着气，额上的汗珠大滴大滴地落进水中。

这哗哗水声让他们产生希望，可又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它只能煽动起两个孩子一种仇恨心理。他们朝水格格地咬着牙，然后爬起来，疯了似地朝水里扔石头！

回答他们的只是一阵阵漠然的水声。

他们终于筋疲力尽地瘫坐在地上，用手捂着耳朵，不让自己听到这清脆的、甚至含着甜味的山泉声。

失望带来的怨恨在森仔心里急骤地增长着。不知过了多久，他抬头望了一眼似乎仍旧很远的山巅，站起来，看了一眼山儿，朝山下走去……

“森仔！”

森仔根本不理山儿。

“森仔！”山儿追了上去，一把抓住森仔的胳膊，“你上哪儿呀？”

“回家！”

“不！”山儿执拗地，“我们不能回家！”

“你松手！”森仔叫着，眼睛好凶。

“逃回去吧，胆小鬼！”山儿喊起来。

森仔挥起拳头，对着山儿的鼻梁，当的一拳。壮实

的森仔，力气可比山儿大多了，山儿被一下子揍得趴在了地上。过了好久好久，他才从地上慢慢抬起头来——他的鼻孔下挂着两道血流！

这两个孩子长时间地对望着。

“走吧……”山儿满眼泪水，“走吧！”他转过身去，独自一人往山巅爬去。他爬得很快，喉咙里呼哧呼哧地响着，脚下不时有碎石被他蹬翻，朝山下轰轰烈烈地滚下去。

……天黑了，山儿在一大块平滑的石头上歇下来。茫茫的夜色里，远近山峦，有浓有淡，寂寥地矗立着。月亮在云里游动，山影随着它的出现和淹没，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那只大雕一天来始终相伴着，这时也停在远处一块突兀的岩石上。

静，太静了！

山儿害怕了。炎热早已退去，凉爽的夜风阵阵吹来，恐惧和侵入肌骨的凉气使他紧紧缩做一团。他希望大山里能有声音，哪怕是一声鸟啼，半声鹿鸣。

这个孩子在寂寞、恐惧、寒冷中煎熬着。他已连后悔的心思都没有了。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听到离他仅仅三米远的地方传来人的叹息声，他猛地回头——月光很亮，森仔抱膝坐在那里！

两个孩子同时站起来，然后走近，互相紧紧搂抱着

哭了。

“没回家？”山儿问。

森仔摇头：“我……我一直跟着。”

他们紧紧挨着躺在石头上。

“想想那座古堡好吗？”山儿说。

森仔点点头：“它很大，很高……”

“很结实，还好好的！”

“肯定的！说不定我们还能看见它那时候打仗用的炮呢，就象老师讲课时提到的古炮！”森仔有点得意洋洋。

“有象剑呀什么的，我们就带回去！”

“你说古堡是什么样子呢？”森仔问。

“象碉堡，四四方方的。”

“还有放枪放炮的口。”

“我们是第一个看见古堡的！”

“第一个！”

“第一个！！”

两个孩子在对古堡的幻想中得到鼓励，变得无比地兴奋，眼睛在月光下熠熠发亮。

“你看，不远了。”山儿指着山巅说。

“明天，赶在太阳前头爬上去。”

山儿紧紧抓住森仔的手。不一会儿，他们闭合上疲倦的眼帘……

凭借着对古堡的幻想所激发起的力量和勇气，两个孩子五更天出发，唱着，叫喊着，一口气爬完最后一段山路，黎明时终于登上了山巅！

到了，啊，到了！他们先是直愣愣地站着，象两块石头，接着伤心地哭起来——山巅根本没有古堡，只有一堆乱石，也许这就是古堡的废墟。

眼泪从他们因疲倦、饥渴而变得黄巴巴的小脸上，一滴抢着一滴地滚下。这两个孩子忽然双腿一软，扑倒在石头上，好久，他们才爬起来——两副沮丧的面孔。

失败了还是胜利了？

他们互相扶助着站起来。此时太阳正从一片霞光中升起。雾霭里，它似乎在颤动，象刚刚诞生的一个生命。它轮廓分明，又象一枚新鲜的甜橘。它最后一跳，与大地分离开了，朝天空冉冉升起。万缕金光，照耀着早晨润湿的群山。山雕在光影里徐徐地飞动。

真美！

就在这一刹那间，两个孩子心情突然好转，眼睛顿时雪亮，互相抱在一起，在废墟上跳跃着，欢呼着——因为，他们心里猛然间生出一个新的意识：他和他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知道山顶上没有古堡的人！

说：失败了，还是胜利了？

贝 贝

梁 洵

一

铁门“哐啷”一声响，黑熊贝贝清醒过来。

笼子外面，万里晴空，阳光很强烈，照得它眯起了眼睛。

啊！这是什么地方？周围太美了，到处是树，树上的叶子五颜六色，有深绿和浅绿，有杏黄和嫣红……有的树上开着一簇簇花，成群的蜜蜂“嗡嗡”地围着花朵飞舞，有的结着果，果子沉甸甸的，把树枝都压弯了，有的还绿着，有的已经变黄，还有的抹着一片片红色……

贝贝的身体一下子僵住了，路边有一棵红松树。在哪儿见过呢？它记不太清楚了，反正这儿它来过。

“贝贝！你怎么样？感觉还好吗？”驯兽员二海走近笼子，把手伸进来，拍拍黑熊的头。

贝贝有些反常，它从嗓子眼里，发出一声粗暴的吼

叫，把身子躲开了。它很生气，小主人不合时宜地打断了它的回忆。

“你准是累了！贝贝！”二海从背包中掏出几粒狗枣子，扔进笼内。

贝贝没有吃，它抬起腿来，把那绿油油的浆果踩在掌下，掌下溅出一股股酸水。

“二海！走啊！”一个俊俏的姑娘，招了招手。

二海走了，背包一摇一晃的。

贝贝在记忆中搜索着，它终于想起来了，它曾经和小主人到过这个地方。那时候，还有老主人，手里牵着一匹马，就站在眼前的大松树底下，两眼红红的，不停地招手。

从那时候起，它就开始了孤独而单调的生活，虽然有二海陪伴着，它却失去了欢乐。

想起来了，一切都想起来了，记忆的闸门打开了。

贝贝出生在满江峡谷的中段，那儿有一片很大很大的树林子，那树林同这儿的树林很相象，只是没有房子，没有公路，也没有人群。

它是被“咕咕——咕咕——”的杜鹃鸟叫声唤醒的，那时候，妈妈还睡着，肚皮一起一伏的。与贝贝同在一起的，还有它的一个熊妹妹，它长得毛茸茸的，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